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修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于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劔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

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巳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壟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茍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巳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

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
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猿猱之窟
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
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
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
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
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
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

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予云逝善人宜哀予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熇若星日予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文公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

破轂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文公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

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

嚶兮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歳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䶉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凉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予之憔悴遂以湮淪問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殆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謦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修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啟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酹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

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輿有清禀乎粹靈賢人挺生筌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秉時總是二美蔚為人師齊風泱泱洙俗誾誾弱齡就傳典學書紳巾箱襞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寖然一命筮仕十銓容唘緩玦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禬

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諆奪攘空言秕稗異制桁楊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屠埤發墨塞路摧陽詵詵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搆宇命公侍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棨稽古鯁亮摩切優游愽裕匪尺是枉伊臯弗茹前膝宸帷叩頭省戸砥刃以須衮章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霤乃官瑣闈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

華光授經有猷有為弗徥弗弁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
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璺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
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綸藂或敎國子惟公得
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涸導疑靡鬰大車而載秋陽以輝
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抑抗章引年闔
門謝客上所固留顧焉弗獲龍莞納言得請東藩奎鈎
灑翰宴𦶜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卧閤踰歲乞骸去
位春坊傳蓆菟裘仙里踈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

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睆簀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賜人𡚁代矩令也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䟽書宻章高明令終𢕟公孰當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䟽穢平日函文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酵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齎令芳庶展哀愾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骨靡就闕寃號道途遮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

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矣夫道格于上下為著全于生死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克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煙氤氳樽酒冷冽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王沂公文　　尹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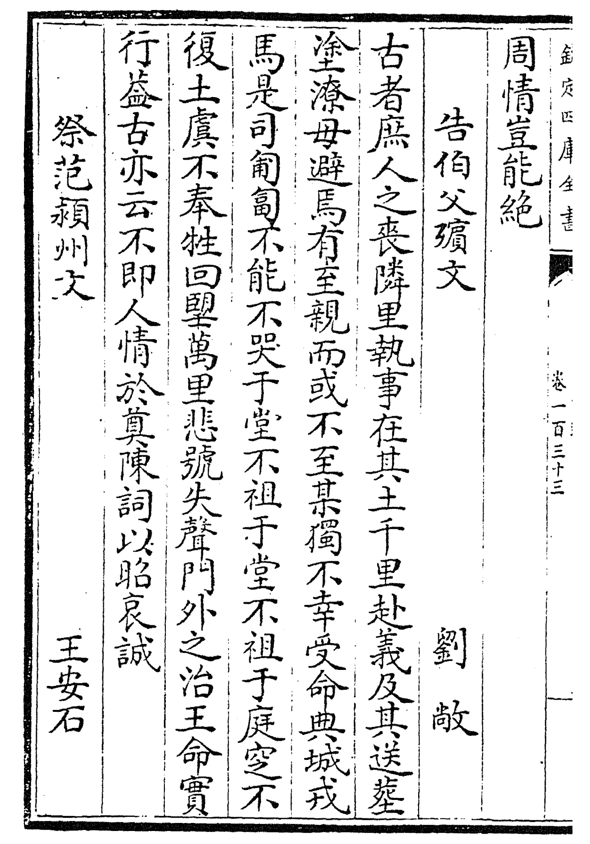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

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朂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輙録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隣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異於他時

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
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
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而不能起俗醫控摶以表
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
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士
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夭其性君
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
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



周情豈能絶

告伯父殯文　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隣里執事在其土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葢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閑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猖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汝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隣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于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葢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憫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賛醪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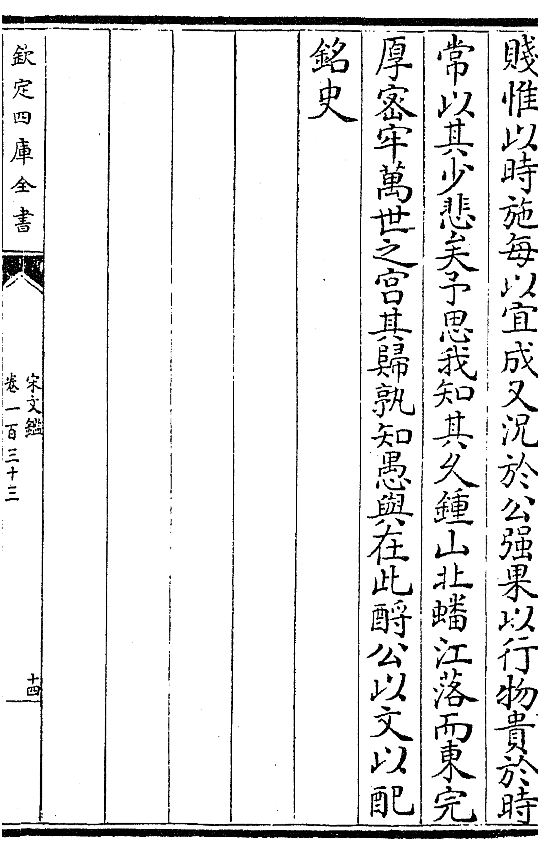
祭吴沖卿文　　王安石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岀我後公萎中間仕

官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輙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修身身修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宭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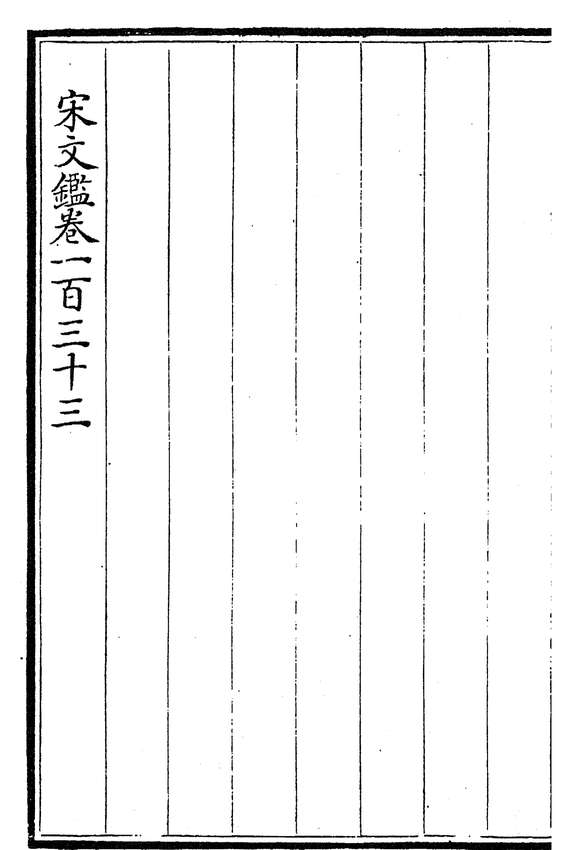


賤惟以時施每以宜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物貴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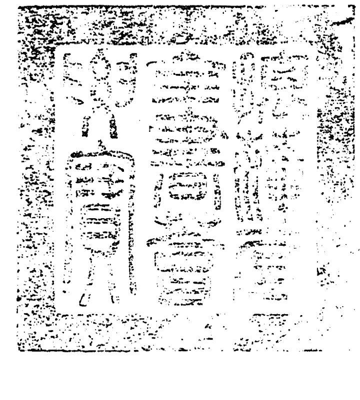
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

厚密牢萬世之宫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

銘史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擷（印）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啬其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

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卂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脱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夀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虚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

死吾何能久摶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絶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疐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彌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廹猝棲置木索里安户逸積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飆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名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為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澈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
意丘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
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軿胥軸賛徽計密云胡傾
殂慭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横溢顦懇寘不敏早蒙振拔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輀車莫
持紼維公舉舉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不泯沒託辭
叙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呑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强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恠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絶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

立忽泯泯而颯駛訃皎皎而猶疑淚沆沆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尋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

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䱇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敎於門下者十有

六年於兹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懐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葢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賛兵政

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肆后奏功罔底於成名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忷呼吸之閒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邺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禄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敎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

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

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薫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

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孰其饋啜醨歌呼得醇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遑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麛麕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亂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令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道日而昇爍馬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顧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

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畫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旣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

聞自歛及㙁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享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

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嗚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

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葢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禄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

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夭獨與賢德如名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勩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

逝不慭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闊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饑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黄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

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龔樵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潭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遠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

郟鄏山曰峩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吉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講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

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黄庭堅

君殁荆州我在萬里殁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狐悍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髪盡白英風豪氣奄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舉絶慟一觴君其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為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

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嚣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玆足高士類而況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趍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仔肩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戚臨死生而不亂眞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横流之砥柱宜大厦之棟幹柰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生靈忽飄流

於下國遂天閼於修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
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苟
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未俗陵遲朋友道熄許
與之分切磋之益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
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為羽翼我有過
咎子為藥石子今云亡有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
嗚呼器資念昔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餘年中
間省闥並典賛書出入風議惟子子子俱子如飛駿豈受

事拘有言不用去不須臾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契濶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噐資予訃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覊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

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
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裁
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
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
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有猷可巖巖翼翼言
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
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

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壥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慓寒養其饑孱無痛于饑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修

竹夏寒清酌翛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

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

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

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

夜耳曾子將没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

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耒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絶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氷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麈揮逸足奇毛不受緤羈擯守列郡吏

民畏思治盜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於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遺而蠱其强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截

祭張生文　張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天晚節末路委為窮人天道固 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畢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天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縕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立業奸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驥黃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秉時

設施自州縣之甲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懾動
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為甲令隱而不露者杜
患於未形披榛攘棘正路廣開大奸雄慝束手竄身歷
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冊而安邦家者
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廉陛之前
啟廸於方幅之内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
之藥愈膏肓沉痼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
為之屬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距詖行以

叅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云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畧盡為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殁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遣詞揮淚靈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黙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淚其心不盲意欲有施

人願公留為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
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
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
矣人之於公有合有暌聞公之歿暌者亦悲情隔生死
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
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
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
靈願合朋黨願為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

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偏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覔我悲豈緣葭莩公昔南遷我在兆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

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呂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主上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令大鴻面槐執壁啟心而恭衆方窘廹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胸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顛黃䶵端見兒童爰

笑爰語涵詠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篤紳維公秉國始為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維公肯構始為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懽欣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怛傷比登三事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為不仁禍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圻光歲値龍蛇遽爾云亡業岌大厦摧其棟梁爰

自二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
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
物猥賜題評遂令疎賤聞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
未嘗請問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為不久文章工乎問
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為憐之久而益厚仰惟
此恩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匶義當捨官躬設雞
酒願奠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
寧來欽受

祭王和甫文　田晝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藴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詳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牾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亦焉取振旅言旋書可揷羽毋空我師秖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士有險賊窴人危機媢彼技能掇於文詞童麿儒喎犀舌毛起公獨營之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

謂臣隣不臧其謀厚歛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析微游刃砉騞風颮霆飛曾未百日狴犴告空吏人駭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丘封萬計終以不從請師文王掩骼埋胔乃發蒐慝乃治强梗貴幸側目權豪歛衽遂躋丞轄天子是毗正人所倚細民所腓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鳥竄師老于行皇帝震怒截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内焉卿士噤不一語外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

不來威眷此下民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
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
著仁風載穆孰是勳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吹毛刻骨
陵藉衣冠孤甃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婁墨廢
其終身粵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堙沉式穀以位孅佞
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譏謅出領大邦曰昇與
青周旋楊雍晚殿宇并政尚寬大存鰥𦬊嫠肆靖我境
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彼蠢者羌毋敢犯邉施

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胡為遇疾奄見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人云亡梁木隳矣蚩蚩之甿靡所依矣街祭巷泣嗟何及矣維昔不肖往官江瀆龍褰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養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思旌斾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丘笑言如故恩斯閔斯公意愈隆引寘幕府獻疇從容謂公壽康歸相天子乃

令冥冥聲采頫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即長夜我心傷悲公荎有期念非古人懷禄在兹旒車髣髴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黄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鍧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幷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寧屬鞬聽命

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伊洛以嚴輔明下敎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為畇家家畏公如公是隣宿姦巨猾䰟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歛手以公為神凡人之情僥倖茍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寛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為病乃獨懐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為竒矧公門户奕世顯榮太師為父相韓為兄公又崛起岌嶪崢嶸宜繼三人

東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修與人言公用夷虜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末之用公而已薨嗚呼哀哉吉人今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酢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

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
者警著龜有稽可覿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
咢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横其前也
阨之白首而氣愈和慼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
孥裕然昳畆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畧平生拯饑任
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
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
斷而収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遭迴萬狀

而淪於淮楚之濆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訴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淚落横臆尚饗

祭程伊川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於心伊川恐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虚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為迂也維尚德者以為卓絶之行而忠信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會寘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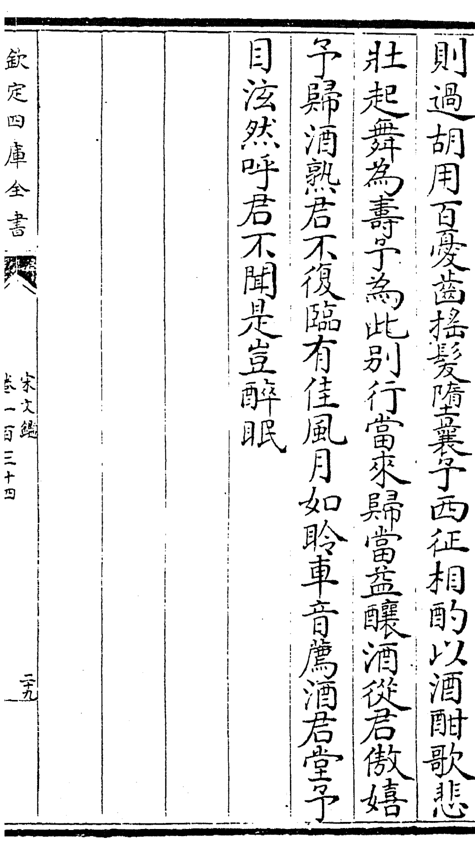
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可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

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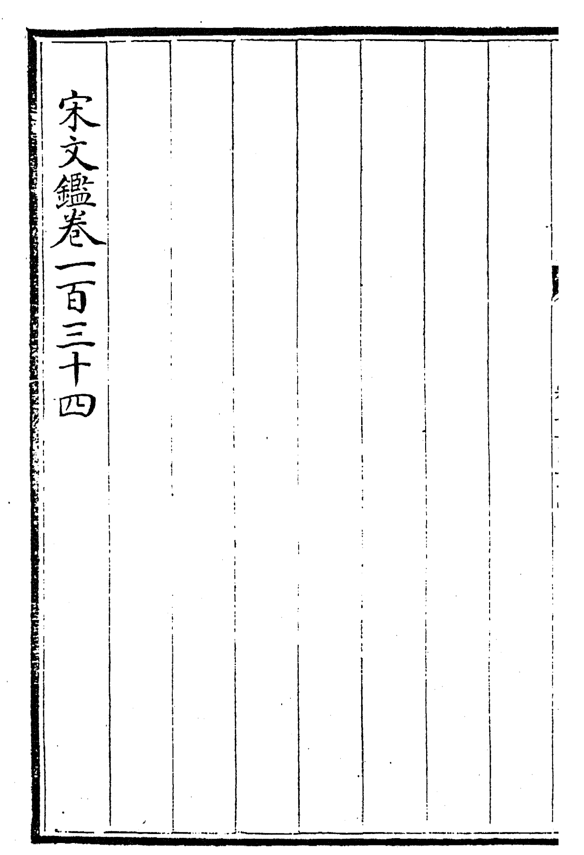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携盤桓寥

寥至今漁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鄖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熊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蓋定交尊爼豈唯姻聨氣則相許予才闒茸寡諧於世所頼得君差彊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居直眞偉人秀眉竒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不固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翛然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



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没齒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揺髪墮𡕝囊孑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為壽孑為此别行當來歸當盎釀酒從君傲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目泫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四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修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

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葢未及也修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荅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

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修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

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名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修輙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

不善而名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雨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

北岳祈雪文　宋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僨凍泮天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作赭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並待饑虐臣苟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問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為

疾為旱職臣所名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
生而涉月跨歲大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輙披臣日者
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薮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
誅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耋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
而不垂閔側聞古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
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
跽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帝所
主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

千里振洸惔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啟侑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為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溥請豐所持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黄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材特殊朐羅萬象器函八隅尭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侉王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何奴兒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杼踟躕仲尼經之神居綿諸

百王干法電熠霞鋪浮忠㬥孝竄姦磔諛弗官而賞弗
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俗
荒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踈鄒夾公穀不式不
謨侵官盜位犯禁罹辜揩白為赤鷙䲹駭愚太陽無色
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莫區四子於是折言厚誣仲
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
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横流展圖大年倏
臻平原罔虞凛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反初

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黄踵戍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
氣跦跦骨幹葱弱吻齦乳濡張肩哆齒哃嗐喋嚅狂聖
姝厲齊鑣並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
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喁喧喙吁噫嘻嗚呼
有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為儒賊儒古人有法碪
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折紉尺鐵土蝕階除旁徨
觀者血迸睛枯歳次庚寅假道曹墟秀嶺參天苦霧冥
紆寤寐瞿刻肸蠁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

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胥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僥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汩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銜舉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况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

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檝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没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辜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為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於兹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餈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　鞏

嗟呼旱也誰則為之先先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呂
望而依為閭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
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沒負力乘巇亦有為渠諸偷所
推相望碁布未受覊羈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柔
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纆徽逮
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
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
邦初亦艱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

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鬩式于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寧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殯霓播為甘液霈灑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節報享失虔狃尚浮圖可恥之為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寖久習為厥常𢧐私溆祖考遺訓聖賢圖書歲恥月慙朝憤夕惕比用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用拜朔之辰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尚未講修禮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𢧐於秩命乃視天子中士當用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為始決

用四時分至之日舉行常儀然尚懼採擇之未明末俗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得為未免雜用褻味燕器參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妣恩明尚賜矜亨間有未盡仍幸稍益改修方歲之初不敢不告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果莊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

憬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摩正擾邉至熙寧中棟戩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益為民除蠧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果莊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尅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果莊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草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埀

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荅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社神

神食于社葢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藉其間有麥如暍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恡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 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瘽身為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名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

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馬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鷙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茀方著幹宜乘旋鷹嶢臚角起方皆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趼筋舒脉張猒

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糾武士
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檛而授
絏戎官劬劬嵗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軀名駒大騂
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驛儈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
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
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齧或鼻而吪蠃蚕申
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内廐養之于
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瑶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湣羽書宵

飛龍馭壯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琱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向嚄唶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氷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餧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敝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謚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徤愓和吸精儲為英華在布衣啇帯有深沈不器之韻綬玦彈冠賔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歳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櫄髦士克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愽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劝講授為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

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為時宗既而籍內禁闥踐諫
省駮曹之任入進其說出詭其辭抗鱗罔憚職衮無闕
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
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
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臍聖柘縈稽古寬中聊論惟僕
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褒餞士
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
所須一出長府容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

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
僕射處躬彌沖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
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内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
無貌言祝神無媿辭恊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
成束修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
以經哲秉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
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
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册府副在家楹推明

則董仲舒慱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

謹議

張忠定謚議　　劉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産以奉賔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俶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葢有古賢之風而

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

士君子以為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
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
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謚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
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嘗
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益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
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

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為允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莅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至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

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紹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賔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達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一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千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闖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

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敎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
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
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
以文謚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
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
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
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
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令

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
兩宫閒迨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
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
非分别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亡身履危以為朝
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
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攺於
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
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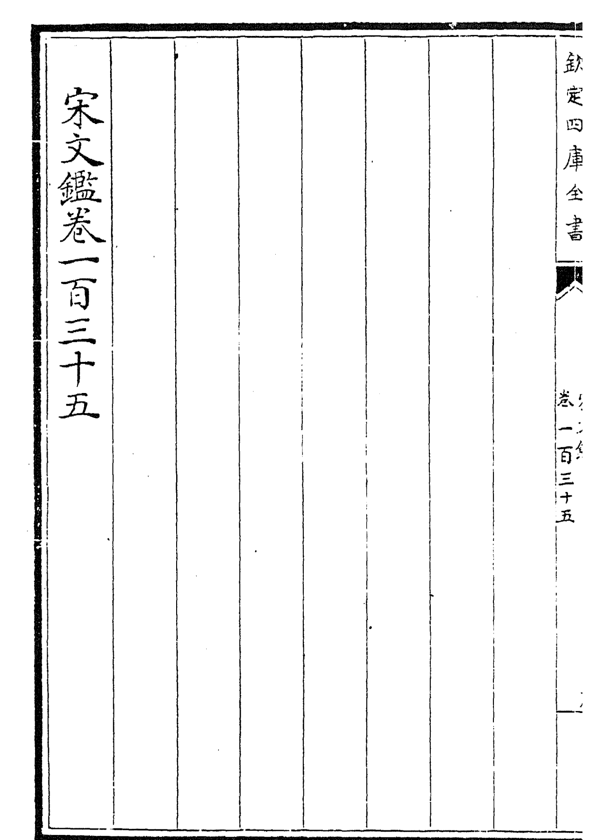
范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議如前議曰謚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問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問周達者葢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袞衣繡裳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實求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藟之庇本根

見慢上之人如鷹鸇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讜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闇然而日彰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饑溺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為元龜抗漢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為黃耇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關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頊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

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狗公忘已為國惜賢興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諏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救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濛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

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欲入覲則未能顧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誼專美乎商君遵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為允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五